



■ 南阳作家群丛书

# 二月河

## 作品集 自选集

不中。高尔基二日起早去着情和比暗中就画，  
不连，写的竟是一个个可见功名有夫  
乱舞团，有祖像，并不在在文章上法比高附  
后又说回来，列位爷一个在天府的满地貌  
山根在土星亮，五个人满土野！小人  
色雪！”一番话说得众人都点头欲笑。来  
权又过来给李傅圣续茶，却功夫推御道：“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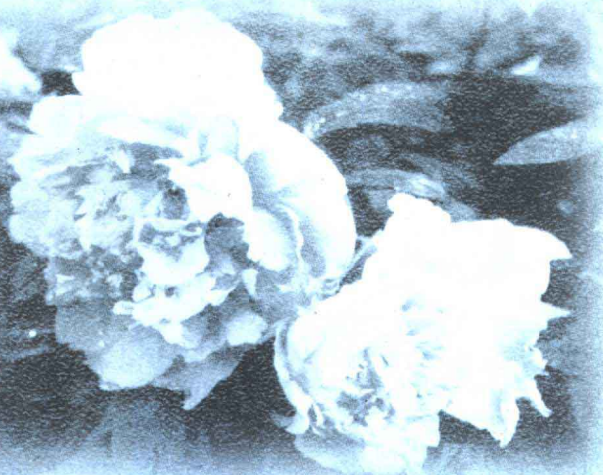
文艺出版社

# 二月河

## 作品自选集

● 南阳作家群丛书

河南文艺出版社



I217.2

29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月河作品自选集/二月河著.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80623-144-7

I .二… II .二…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长  
篇小说-中国-文摘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096 号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丽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4.625

字数 348000 印数 1—10000册

定价 20.3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不中台高令举一日也早去着，谁知比晴中犹画，  
笔划不连，写的竟是“一个中”不可见功名在天  
意有风有雨，有祖德，并不在状元榜上头，论高低  
别。说又说回来，对每一个个天恩的满地新  
方图山根正土星亮，五个人准信满土科！小人  
乐得受的！”一番话说得众人都笑开颜，李  
叔又过来给李信贺贺，却功笑着道：“家  
的这话就信，功名的事谁说得定呢？还要看主  
爷的脾胃，李叔的缘分，今年主爷不志就大军  
机就是阿桂爷，听说皇上调了广东李制台进京  
十日南阳十卷诗话 15×20-300 第 5 页

作者手迹



# 《南阳作家群丛书》

## 编委会成员及正副主编

主 任 林炎志

总策划 刘海程

编 委 林炎志 刘海程 南 丁

王菊梅 邓本章 黄玉钧

田中禾 杨贵才 孙鑫亭

主 编 杨贵才 孙鑫亭

副主编 刘学林 王遂河

## 出版说明

一、近年来，在南阳盆地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里，集中出现了一批创作风格各不相同的作家，如乔典运、田中禾、二月河、周大新、周同宾等，他们的创作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指向和地域文化特色，不时成为国内文坛的热点，其作品如《村魂》、《满票》、《五月》、《香魂女》、《向上的台阶》、《匪首》、《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都曾引起文学界的强烈关注，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不少作品还被译到国外广为流传，很快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为了展示南阳作家群的创作实力，总结其创作经验，本社向读者隆重推出南阳作家群系列作品。

二、本丛书入选作家多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或独特风格，大体上代表了南阳作家群的整体水平。

三、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选集为主，每集作品由入选作家自己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每集作品前冠以自序或他序，作品后附跋。

四、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河南省文联，南阳市委、市政府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7年8月

## 在书架前和您侃几句(自序)

这本集子,原不打算现在就出版的。因为其中一些篇章是我早年之作,立论不确,文字亦复草率,甚或间有荒谬。还有一些,是平日报社朋友需索“填空”应景之笔,虽不乏偶有所见,但大都是千字文。草稿匆匆局囿篇幅,自己都不甚惬意,又何能惬于人意?《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书成走市,再加上电视剧《雍正王朝》冲击一家伙,似乎“抖”了起来。据出版社朋友说,我的这些文章也能“看好”,搜罗搜罗便有了这个集子。

我是不大相信这个效应的。我对这些文章的基本评价是“还能看”,这是作家必须说的老实话。然而既然如此,那就带了几分勉强:你干吗不把它们整理得“还好看”时再出版?一则现在倾尽全力的作文是《乾隆》的最后一卷,无暇无力坐下来静心更张修正,二则这是一套书,是“南阳作家群”丛书中的一本。这个作家队列里理应有我一席之地,缺这么一本,就有不入群之憾;有伤文友联络情分。而且我自己心中也无数,究竟何时才能有时间搞成“精品”,且什么程度才算“精品”了,也有点懵懂——写小说时间长了,对于其余文章的写作信心也有所动摇。既然“能看”,且就上这山唱这山歌罢。至于里边还选了小说的章节,我倒觉得“还好看”的,那代表了我在小说领域的水准。读者闲来随便翻翻,若有一得之见偶合,也算神会交通了。

因此,我是有点不安,惴惴然的;我是带着几分羞赧和歉意来

见读者,我不要读者原谅我的不得已。但我希望读者看了这篇短序能有几分理解,信手翻翻,若有某种契合,正好腰包里尚有余铜,就买回看看。否则,就放回店里书架上由它生尘。这样,也就够了。

二月河  
九九年二月下浣



## 目 录

在书架前和您侃几句(自序) ..... (1)

### 往事杂忆

母亲墓道前的沉吟 ..... (3)  
老乔的话没人打断 ..... (8)  
无题寄语 ..... (11)  
《康熙大帝》与头发脱落 ..... (14)

### 信手走笔

散说名利场 ..... (19)  
心离“大家”远 ..... (24)  
新春偶感  
——心态由雅入于俗 ..... (28)  
笑弹“小意思” ..... (32)  
寂灭的联想 ..... (36)  
寂灭再联想 ..... (39)  
重弹“寂灭”曲 ..... (41)  
走近些,请再走近些 ..... (44)  
致读者 ..... (49)  
不要刻意,做去 ..... (52)

永不绝望 .....	(54)
自我介绍 .....	(56)
与日本朋友谈棋 .....	(57)
名城“观光”三思 .....	(59)
漫话“王莽撵刘秀” .....	(61)

## 梅溪掇红叶组谭

凤凰巢和凤还巢	
——另一个王熙凤 .....	(67)
史湘云是“禄蠹”吗? .....	(88)
流水空山有落霞	
——试析薛宝琴 .....	(102)
此鸟偏能占高枝	
——试论贾探春的形象 .....	(126)
元春之死与李纨母子之死兼议贾府的回光返照	
——名利场上最后的小摊子 .....	(140)
三春嗜好浅析 .....	(181)
断臂阿芙罗底德手执何物?	
——《石头记》结局探微兼议曹雪芹的《红楼梦》主线 .....	(186)

## 笔耕琐谈

真事不隐 也要假语村言 .....	(217)
《康熙大帝》自序 .....	(219)
新年杂想及雍正 .....	(223)

## 通信录

- 致乔典运…………… (229)
- 与鲁枢元先生的通信…………… (232)
- 与台湾卢先生的通信…………… (244)
- 与一位死缓犯人的通信…………… (254)

## 说部散篇

- 赈粮行…………… (261)
- 千里奔丧…………… (308)
- 雍正惩贪…………… (336)
- 兄弟阋墙…………… (359)
- 友于情…………… (385)
- 义灭亲子…………… (406)
- 情焚观枫楼…………… (421)
- 义救孤女…………… (434)

- 二月河主要创作年表…………… (457)

往事杂忆



## 母亲墓道前的沉吟

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一般地形容出来的“慈母”、“三春晖”，再文雅点的说“萱堂”、“令慈”这样的尊仰不怎么联系得上。她有时也“手中线”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联”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没有握针，而是擦枪——一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哩咔嚓组合着“对”起来，魔术般地又复原了：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双笔箫”手枪又握在手中——她是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是县公安局的侦察股长。1949年已成为陕县的公安局副局长了。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能打枪会骑马，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儿子。为因我的淘气调皮永远长不大；为因我逃学不肯受调教；为因我诸门功课成绩的“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归窍——拖着拉着……夹着我杀猪样的尖声嚎哭，毫不留情地拳打脚踢。当然，挨打的部位永远是只有一处，屁股——打过就忘，以至于我永远都以为，打屁股肯定补脑子，不打屁股的

必定不是好妈妈。记得第一次挨打，是一个秋天。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树，几个农民装束的人在树上摘梨，手里提着很长的麻袋，摘下就装进袋里。我那时四岁吧？就站在树下，偶尔有落下的梨就捡起来，飞快送进屋里塞进抽屉。如此往返，竟捡了多半抽屉磕烂了的梨。半夜时分，母亲开会回来，我（其实一直熬着瞌睡在等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拉开抽屉，说：“妈！我捡的，你吃！”

母亲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你，怎么敢，拿人家的梨？！”

“树上掉的，我捡的……”

“掉了你就敢捡？”

“他们（别的小孩）都捡，我也捡！”

“你还嘴硬！”

……于是便开打。我的绝不认错似乎更激怒了她，从里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檐下……狠狠地照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酸疼的……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声惊动了所有的“公安”，拉着劝着才罢了手。但我现在一闭眼，还能看见她的泪花。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那里还没有土改，公安局号的是财主的院子。梨，也怕是故意掉落下来的。地处伏牛山腰里这个小县城四匝全被土匪包围，而城里的“自己人”中也有土匪鼓噪着预备蠢动，形势是异常凶险……以后我还挨过许多次打，总没有那一次打得冤枉，也没有记得那样真切。然而尽管被打，我从来也没有怕过她，时至今日想起来就不禁莞尔，假如她能活到今日，或假如我当时就是“作家”，我肯定要好好采访一下，必能写出一篇意趣横生的文章。然而她三十二年前就去了，只留下这美丽的“假如”。

她逝去时年仅四十五岁，现在还安静地躺在卧龙岗革命公墓——她是累了。几年前有位记者来访，问我：“你这样坚强的



毅力,哪里来的?”我说:“母亲给的。”

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学,后来翻看她的笔记日记文稿,连我这个“有大学问”的也惊叹不已。母亲不但字写得端秀清丽,那文采也是颇生动焕映的。那全是自学,一点一点啃下来的,写总结写报告锻炼出来了。她死后二十年,我写书。盛暑天热餐蚊成阵,我用干毛巾缠了胳膊(防着汗沾稿纸)两腿插在冷水桶里取凉防蚊;作文困倦到极处,用香烟头炙手腕以清醒神经。记者们知道了,无不为我的这样耐苦坚毅震惊,殊不知这两手是地地道道的家教真传,毫不走样学习母亲当年工作的风范!六十年代我回家乡,父亲指点我去看母亲在家劳作的磨房,石砌的墙上用炭条划的字迹宛然,如“牛”“马”“羊”“人”“手”“口”……父亲告诉我:“这是你妈没有参加工作前练习写的字。”现在大约已经湮没迷失了罢?

她的刻苦,她的严厉,形成了她的风格,大抵——我想了很久,大抵是因了她的理想主义加着一种顽强的执著与认真。从一个拮据走线推磨造炊的农村少妇,到能打枪骑马识文断字文武来得的一个职业革命者,经受了几多磨难?我虽然不怕她,但在浩浩如烟的记忆里,尽管她聪明美丽,更多的成份是“威颜不可犯”。几个年轻警察在说笑,有人说一声:“马局长来了!”众人立刻变得一脸庄重肃穆——那时的公安局和监狱同院,串得蚱蜢串儿似的犯人们在太阳下晒暖儿,见她过来,会抖动着腿呵腰低头站起来,听着她脚步过去才松一口气。一句话,她“厉害”。

确实如此。我知道她是在1944年的5月,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离家出走,在虎啸狼嚎的太行山里黝黝的岗峦中,穿越老树古藤丛林投奔抗日队伍的,中间还蹚过一条正泛洪水的大河,从敌占区一气跑到根据地。爸爸曾笑问妈妈:“你当时怎么想的,就不害怕?”我当时在场,听母亲说:“心里害怕就站住想:我没有做过坏事,老天爷不保佑我保佑谁?”我后来也独自夜走山路,心里想:“老

子有枪,他妈的不对就给他一家伙!”这一比,我没有母亲勇敢。我有一个勇敢的母亲。1947年在伏牛山,一头狼半夜闯进她的住房,她出去开会未归,只我独自在家睡觉。我是被一声脆裂的枪声惊醒的,是母亲开枪了。她回来见灯熄了,没再点灯就睡,听到那畜牲在床下粗重的喘息声,反手向床下扣动了扳机……狼冲门而出,母子平安。但那次妈妈是哭了,说:“万一叼走了你,我怎么向你爸交待?”她的勇敢信息传给了我,我没有她勇敢,但也是个勇敢的人。当后来的苦难降临,在井下掏煤被电击,一步一颤背水泥登“死人崖”。从爆炸现场赤脚逃出时,当决意舍弃仕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策蹇步于利足之途”时,我觉得我所接受的是母亲的伟大力量与丰厚赐与。

母亲有一种大漠孤雁式的苍凉雄浑气质,然而恐怕没有谁比我更能感知她的细腻温情的母爱的一面。有时到后半夜,母亲会推醒我,在耳边轻声说:“宝儿,到街上给妈买一张卷饼,或者是火烧夹肉。妈饿坏了,也累坏了……去吧,啊?”我就会顺从地揉着惺忪的眼去“跑腿”。偶尔一个节日,她会弄点菠菜豆腐汤,滴几滴香油,在火炉旁搅着黏糊糊的面,往翻花沸腾香气回荡的汤里“拨鱼”,先一碗一成不变的是我吃。六〇年困难时,伙房里只要有一点细粮,总是留给我们兄妹的,她说:“我不爱吃白面。”——这时的母亲,我常常觉得和那个举枪对靶,枪口冒着青烟的她“对不上号”来。犯人脱逃,她勃然大怒,拍桌子呵斥那些年轻的“叔叔”们。他们垂手听训,鼻尖上冒汗,然而只要稍假辞色,温言抚恤一下,他们又都会高兴得孩子一样。

干公安的有句“切口”,叫“站着进来,横着出去”。或者是命终于斯,或者是犯错误赶出去,都叫“横着”。母亲没有犯过错误(当然是指一般性质而言),她终究是“横着”从这岗位(她死时是法院副院长)走向了生命的归宿。已经去了32年了,我记不起她活着